

文史通义

文史通義

校讐通義卷第一

曾稽章學誠 實齋著

叙曰校讐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
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未能推闡大義條
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鄭樵生千載而
後慨然有會於向歆討論之旨因取歷朝著錄略其魚魯亥豕之細而特以部次條別疏
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而為之校讐蓋自石渠天祿以還學者所未嘗窺見者也顧樵生
南宋之世去古已遠劉氏所謂七略別錄之書久已失傳唐志尚存宋志已逸嗣是不復見矣所可推者獨

班固藝文一志而樵書首譏班固凡所推論有涉於班氏之業者皆過為貶駁之辭蓋樵

為通史而固則斷代為書兩家宗旨自昔殊異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無足怪也獨藝文

為校讐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氣以求劉氏之微旨則於古人大體終似有所未窺又其

議論過於峻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其藩而未能力推闡向歆術業以究悉其是非

得失之所在故其自為通志藝文金石圖譜諸略牴牾錯出與其所譏前人著錄之謬未

始徂庭此不揣本而齊末者之效也又其論求書之法校書之業既詳且備然亦未究求

書以前文字如何治察校書以後圖籍如何法守凡此皆鄭氏所未遑暇蓋其涉獵者博

又非專門之精鉅編鴻製不能無所疎漏亦其勢也今為折衷諸家究其源委作校讐通

義總若干篇。勒成一家。庶於學術淵源。有所釐別。知言君子。或有取於斯焉。

原道第一

宗劉第二

互著第三

別裁第四

辨嫌名第五

補鄭第六

校讐條理第七

著錄殘逸第八

藏書第九

原道第一

古無文字。結繩之治。易之必書契。聖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為治為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蓋不得已而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殫也。聖人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

文為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即羣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錄之法也。

右一之一

後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藝。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夫子自謂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師弟子之傳業。於是判焉。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者。以更為師。其棄詩書非也。其曰以更為師。則猶官守學業合一之謂也。由秦人以更為師之言。想見三代盛時。禮以宗伯為師。樂以司樂為師。詩以太師為師。書以外史為師。三易春秋亦若是則已矣。又安有私門之著述哉。

右一之二

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總要。蓋劉氏討論羣書之旨也。此最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傳。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耳。即此數語。窺之。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門初無著述之故也。何則。其叙六藝而後。次及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蓋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為某氏之學。失而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於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云流而為某家之

學即官司失職而師弟傳業之義也。其云失而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謂生心發政作政害事。辨而別之。蓋欲庶幾於知言之學者也。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載籍。則者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折衷六藝。宣明大道。不徒為甲乙紀數之需。亦已明矣。

右一之三

宗劉第二

七略之流而為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為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隸以春秋家學。四部之所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諸家後世不復有其支別。四部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熾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鈔輯之體。既非叢書。又非類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評點詩文。亦有似別集。而實非別集。似總集。而又非總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無今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討論流別。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師合一之故。則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補於古人矣。

右二之一

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學也。本紀為經。而志表傳錄。亦如左氏傳例之與為終始發明耳。故

劉歆次太史公百三十篇於春秋之後而班固叙例亦云作春秋考紀十二篇明乎其繼春秋而作也。他如儀注乃儀禮之支流。職官乃周官之族屬。則史而經矣。譜牒通於歷數。記傳合乎小說。則史而子矣。凡此類者。即於史部叙錄申明其旨。可使六藝不為虛器。而諸子得其統宗。則春秋家學雖謂今日不泯可也。

右二之二

名家者流。後世不傳。得辨名正物之意。則顏氏匡。諺邱氏兼明之類。經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漢無傳。得尚儉兼愛之意。則老氏貴嗇。釋氏普度之類。二氏中有墨家矣。討論作述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別者也。

右二之三

漢魏六朝著述。略有專門之意。至唐宋詩文之集。則浩如烟海矣。今即世俗所謂唐宋大家之集論之。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洵之兵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見於文字。旨無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體既謂之集。自不得強列以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錄而推論其要旨。以見古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恒者。編於著錄之下。則一切無實之華言。牽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幾辨章學術之一端矣。

右二之四

類書自不可稱為一子。隋唐以來之編次皆非也。然類書之體亦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獻通考之類。當附史部故事之後。其無源委者。如藝文類聚之類。當附集部總集之後。總不得與子部相混淆。或擇其近似者附其說於雜家之後可矣。

右二之五

鈔書始於葛稚川。然其體未雜。後人易識別也。唐後史家無專門別識。鈔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藝文史部創為史鈔一條。亦不得已也。嗣後學術日趨苟簡。無論治經業史。皆有簡約鈔撮之工。其始不過便一時之記憶。初非有意留青。後乃父子授受。師弟傳習。流別既廣。巧法滋多。其書既不能悉畀丙丁。惟有強編甲乙。弊至近日。流傳之殘本說郭而極矣。其書有經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還其部次。則篇目不全。若自為一書。則義類難附。凡若此者。當自立書鈔名目。附之史鈔之後可矣。

右二之六

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揮道妙。又且離詩與文而別自為書。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學者因陋就簡。即古人之詩文而漫為點識批評。庶幾便於揣摩誦習。而後人嗣起。囿於見聞。不能自具心裁。深窺古人全體。作

者精微。以致相習成風。幾忘其為尚有本書者。末流之弊。至此極矣。然其書具在。亦不得而盡廢之也。且如史記百三十篇。正史已登於錄矣。明茅坤歸有光輩復加點識批評。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點識批評矣。豈可復歸正史類乎。謝枋得之檀弓。蘇洵之孟子。孫鑠之毛詩。豈可復歸經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論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豈復有通經習史之意乎。編書至此。不必更問經史部次。子集偏全。約略篇章。附於文史評之下。庶乎不失論辨流別之意耳。

右二之七

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復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則四部之與七略。亦勢之不容兩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別之義。以見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書之要法。而鄭樵顧刪去崇文叙錄。乃使觀者如閱甲乙簿注。而更不識其討論流別之義焉。烏乎可哉。

右二之八

互著第三

古人著錄。不徒為甲乙部次計。如徒為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

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複為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而已。古人最重家學。叙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羣言之折衷也。如避重複而不載。則一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錄。於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一家今有是書。而缺而不載。於一家之學。亦有所不備矣。

右三之一

劉歆七略亡矣。其義例之可見者。班固藝文志注而已。班固自注。七略於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漢書作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九家之書。而儒家復有荀卿子。陸賈。二家之書。道家復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四家之書。縱橫家復有蘇子。蒯通。二家之書。雜家復有淮南王。一家之書。兵書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復有墨子之書。惜此外之重複互見者。不盡見於著錄。容有散逸失傳之文。然即此十家之一書兩載。則古人之申明流別。獨重家學。而不避重複著錄。明矣。自班固併省部次。而後人不復知有家法。乃始以著錄之業。專為甲乙部次之需。爾鄭樵能譏班固之胸無倫次。而不能申明劉氏之家法。以故校讐一略。工詞古人。而拙於自用。即予陷廬樵。又無詞以自解也。

右三之二

著錄之創為金石圖譜二略與藝文並列而為三。自鄭樵始也。就三略而論之。如藝文經部有三字石經。一字石經。今字石經。易篆石經。鄭元尚書之屬。凡若干種。而金石略中無石經。豈可特著金石一略而無石經乎。諸經史部內所收圖譜與圖譜略中互相出入。全無倫次。以謂鉅編鴻製。不免牴牾。抑亦可矣。如藝文傳記中之祥異一條。所有地動圖。瑞應翎毛圖之類。名士一條之文翁學堂圖。忠烈一條之忠烈圖等類。俱詳載藝文而不入圖譜。此何說也。蓋不知重複互注之法。則遇兩歧牽制之處。自不覺其牴牾錯雜。百弊叢生。非特不能希蹤古人。即僅求寡過亦已難已。

右三之三

若就書之易淆者言之。經部易家與子部之五行陰陽家相出入。樂家與集部之樂府子部之藝術相出入。小學家之書法與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職官與故事相出入。譜牒與傳記相出入。故事與集部之詔誥奏議相出入。集部之詞曲與史部之小說相出入。子部之儒家與經部之經解相出入。史部之食貨與子部之農家相出入。非特如鄭樵之所謂傳記雜家小說雜史故事五類與詩話文史之二類易相紊亂已也。若就書之相資者而論。爾雅與本草之書相資為用。地理與兵家之書相資為用。譜牒與厯律之書相資為用。不特如鄭樵之所謂性命之書求之道家小學之書求之釋家周易藏於卜筮。洪範

藏於五行已也。書之易混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牴牾。書之相資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究古人之源委。一隅三反，其類蓋亦廣矣。

右三之四

別類敘書，如列人為傳，重在義類，不重名目也。班馬列傳，家法人事有兩關者，則詳略互載之。如子貢在仲尼弟子為正傳，其入貨殖則互見也。儒林傳之董仲舒、王吉、韋賢，既次於經師之篇，而別有專傳，蓋以事義標篇，人名離合其間，取其發明而已。部次羣書，標目之下，亦不可使其類有所闕，故詳略互載，使後人溯家學者可以求之無弗得，以是為著錄之義而已。自列傳互詳之旨不顯，而著錄亦無復有互注之條，以至元史之一人兩傳，諸史藝文志之一書兩出，則弊固有所開也。

右三之五

別裁第四

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七十子所記百三十一篇，禮經所部也。劉歆裁其三朝記篇入論語。蓋古人著書有採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如弟子職必非管子自撰，皆所謂採取成說也。其所採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為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

所更易隸於本類亦自兩不相妨蓋權於賓主重輕之間知其無庸互見者而始有裁篇別出之法耳。

右四之一

夏小正在戴記之先而大戴記收之則時令而入於禮矣。小爾雅在孔叢子之外而孔叢子合之則小學而入於子矣。然隋書未嘗不別出爾雅小以附論語。文獻通考未嘗不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而孔叢子大戴記之書又未嘗不兼收而並錄也。然此特後人之幸而偶中。或爾雅小正之篇有別出行世之本故亦從而別載之爾。非真有見於學問流別而為之裁制也。不何以本篇之下不標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

右四之二

辨嫌名第五

部次有當重複者。有不當重複者。漢志以後既無互注之例。則著錄之重複大都無關義類。全是編次之錯謬爾。編次錯謬之弊有二。一則門類疑似。一書兩入也。一則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也。欲免一書兩入之弊。但須先作長編。取著書之人與書之標名。按韻編之。詳注一書源委於其韻下。至分部別類之時。但須按韻稽之。雖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書一無犯複矣。至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之弊。則當深究載籍。詳考史傳。並當歷究

著錄家求其所以同異兩稱之故而別之於書然後可以有功古人而有光來學耳。

右五之一

太史公百三十篇。今名史記。戰國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長語。老子之稱道德經。莊子之稱南華經。屈原賦之稱楚詞。蓋古人稱名樸。而後人入於華也。自漢以後。異名同實。文人稱引。相為弔詭者。蓋不少矣。白虎通德論刪去德論二字。風俗通義刪去義字也。世說新語刪去新語二字。淮南鴻烈解刪去鴻烈解而但曰淮南子。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不稱呂春秋而但曰呂覽。蓋書名本全而援引者從簡略也。此亦足以疑誤後學者已。鄭樵精於校讐。然藝文一略。既有班昭集而復有曹大家集。則一人而誤為二人矣。晁公武善於考據。然郡齋一志。張君房胙說而題為張唐英。則二人而誤為一人矣。此則人名字號之不一。亦開歧誤之端也。然則校書著錄。其一書數名者。必當歷注互名於卷之下。一人而有多字號者。亦當歷注其字號於姓名之下。庶乎無嫌名歧出之弊矣。

右五之二

補鄭第六

鄭樵論書有名亡實不亡。其見甚卓。然亦有發言太易者。如云鄭元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則今按以三禮正義。其援引鄭氏目錄。多與劉向篇次不同。是當日必有說矣。而

今不得見也。豈可曰取之三禮乎。又曰十三代史目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考藝文所載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諫及殷仲茂兩家宗諫之書凡十卷。仲茂之書止三卷。詳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說。豈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其餘所論多不出此。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旁求於今有之書則可矣。如云古書雖亡而實不亡。談何容易耶。

右六之一

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求之今有之書。則又有采輯補綴之成法。不特如鄭樵所論已也。昔王應麟以易學獨得王弼尚書止存偽孔傳。乃采鄭元易注書注之見於羣書者為鄭氏周易。鄭氏尚書注。又以四家之詩獨毛傳不亡。乃采三家詩說之見於羣書者為三家詩考。嗣後好古之士種其成法。往往綴輯逸文。搜羅略遍。今按緯候之書往往見於毛詩禮記注。疏及後漢書注。漢魏雜史。往往見於三國志注。摯虞流別及文章志。往往見於文選注。六朝詩文集多見採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唐人載籍多見採於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一隅三反。充類求之。古逸之可採者多矣。

右六之二

鄭樵論書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後世者。以為唐志所得舊書蓋梁書卷帙而多於隋。謂唐人能按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以求之功是則然矣。但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書之全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一
七
缺則恐不可盡信也。且如應劭風俗通義。自序實止十卷。隋書亦然。至唐志乃有三十卷。又非有疏解家為之。離析篇第。其書安所得有三倍之多乎。然今世所傳風俗通義。乃屬不全之書。豈可遽以卷帙之多寡定書之全不全乎。

右六之三

校讐條理第七

鄭樵論求書遺官校書久任之說。真得校讐之要義矣。顧求書出於一時。而求之之法。亦有善與不善。徒曰遺官而已。未見奇書秘策之必無遺逸也。夫求書在一時。而治書在平日。求書之要。即鄭樵所謂其道有八。無遺議矣。治書之法。則鄭樵所謂及議也。古者同文。稱治。漢制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民。至有賄改蘭台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當時郡國傳習。容有與中書不合者矣。然此特就小學字體言之也。若紀載傳聞。詩書雜誌。真訛糾錯。疑似兩消。又書肆說鈴。識大識小。歌謠風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專門名家。薄技偏長。裨官牒說。其隱顯出沒。大抵非一時。徵求所能彙集。亦非一時。討論所能精詳。凡若此者。並當於平日責成州縣學校。師儒講習。考求是正。著為錄籍。略如人戶之有版圖。載筆之士。果能發明道要。自致不朽。願託於官者。聽之。如是則書掌於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檢。則奇袤不衷之說。淫說邪蕩之辭。無由伏

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書之時。按籍而稽。無勞搜訪。其便三也。中書不足稽之外府外書。訛誤止以中書。交互為功。同文稱盛。其便四也。此為治書之要。當議於求書之前者也。書掌於官。私門無許。自匿者。迹最為合。古然數千年無行之者。一旦為之。亦自不易。學官難得。通人難得。校讐未必盡是。向歆一流。不得其人。則窒碍難行。甚或漸起。挾持訛計。擾多事之漸。則不但無益。而有損矣。然法固待人而行。不可因一時難行而不存其說也。

右七之一

校書宜廣儲副本。劉向校讐中秘。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某書。其中書與太常太史。則官守之書。不一本也。外書與臣向某。則家藏之書。不一本也。夫博求諸本。乃得讐正一書。則副本固將廣儲以待質也。夫太常領博士。今之國子監也。太史掌圖籍。今之翰林院也。凡官書不特中秘之謂也。

右七之二

古者校讐書。終身守官。父子傳業。故能討論精詳。有功墳典。而其校讐之法。則心領神會。無可傳也。近代校書。不立專官。眾手為之。限以程課。畫以部次。蓋亦勢之不得已也。校書者。既非專門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則校讐之法。不可不立也。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道。況其下乎。以謂校讐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號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倣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為韻。乃